

春 耕

贺红岩

牛犁切开大地的肌肤
新翻的泥土吐露芬芳
鞭梢甩碎晨露
惊醒整个春天的耳廓
布谷鸟衔来鼓点
在农人胸腔里震荡
每道犁沟都是五线谱
写着绿色的音符
细雨穿针引线
将蹄印绣成水田的纹章
老牛踏过的每个脚印
都在酝酿生命的绝响
徐徐春风
荡起麦田绿色的波浪
田埂上的野花
编织出春天的镜像
村庄在暮色中亮起灯光
炊烟的味道弥漫了大街小巷
牛铃摇碎暮色
把月光也犁成银亮的诗行

借春天的名义

(外一首)

蓝希琳

春天又一次走向纵深
沿途的繁花已不再令人惊异
这值得反复品味的季节
在每阵风里都藏了暗香
当鸟鸣碰碎晨露
山谷便用更绵长的回声相答
你忽然仰起脸——
蝴蝶正把阳光剪成
无数游移的光斑
而我的沉默突然失重
在某个转瞬即逝的对视里
我们借春天的名义
让故事有了温润的扉页

繁花时节

整个三月 你忙着
替春天签收各种颜色
枝头的 云端的
甚至匍匐在石缝里的——
你都俯身 以掌心
接住它们坠落的姿态

这些轻盈的印鉴
有的继续在风里打旋
有的把自己押进流水
更多的 则选择
用泥土封印香气
每片花瓣着陆的刹那
大地就亮起一盏
小小的灯



过了农历七月，我们家门前的小学校开学了。今年有两位老师不再教学了，一位是快六十岁的王老师，另一位是马老师。王老师因为年纪大了，视力下降，决定退休。他在农办小学教书十几年，每月的工资只有七块钱和三十个工分，到年底连一百个玉米棒子都换不到。退休后，他被妻子撵到生产队的瓜地看瓜。虽然看瓜没有现金收入，但每天能挣两个半工分，还能讨好队长和会计，比当老师实惠多了。

年底，王老师上交所有工分，能从生产队领到一百斤小麦、二百个玉米棒子、一百个地瓜、十斤大豆、二斤芝麻和五斤粉条。这些收入，搁到现在，可比一个正科级公务员的收入还高许多。

村支书马召修找到我爷爷奶奶，说村里缺老师，建议我父亲去村小学教书。父亲是乡里中学的高材生，虽然在文革期间没能上大学，但在农村也算是个“知识分子”。马支书说，说不定哪天时来运转，父亲还能当上校长，转正后抱上“金饭碗”，前途无量。

爷爷和父亲被说动了，但奶奶坚决反对。她冲着支书嚷道：“别忽悠人了！当老师听着有面子，但那是糊弄人的差事，一个月才五块钱和二十个工分，到年底连一百个玉米棒子和一百个地瓜都领不到，你让我们一家喝西北风吗？不干不干！”马支书气得嘴翘得老高，脖子都红了，磕了磕烟袋锅子，转身走了。

后来，乡里的沙场扩大生产，父亲报名去了沙场。这次奶奶没有阻拦，反而很支持，还

我的柯楼人生(二)

常伟

特地让爷爷把他穿的那双黄胶鞋给了父亲。就在父亲去沙场上班的第三天晚上，我出事了。

四

那时我才九个月大，像只听活的小狗一样躺在母亲铺的麦秸席包里。那时候的农村，孩子们都睡在麦秸包里，吃喝拉撒全在里面解决。特别是麦子熟了以后，麦秸被碾轧成黄白相间的新糗，尿一次换一把，拉一回换一回。尽管如此，我们的小屁股永远是干净清爽的。与现在的纸尿裤相比，麦秸包绿色环保，天然健康，孩子们很少生病。即使有点感冒发热，用草木灰、灶土或换把新麦秸暖暖肚子，很快就能恢复健康。

父亲去沙场上班的第三天，母亲和社员们去东坡浇地，一直忙到晚上八点才回家。母亲正要拿钥匙开门，突然听到我在屋里痛不欲生的嚎哭声。

我的麦秸包床放在柜子上，一只小老鼠不知怎么爬了进去。它在包里东瞧瞧西望望，最后爬到我头顶上，用胡须触碰我的额头。我一阵乱抓乱挠，把它甩到了包边。小老鼠在麦秸里打了个滚，吓得往包床的另一端逃窜。它爬到席包边缘，因为席子太滑，随即又摔了下来。又累又怕的小老鼠趴在角落里直喘粗气。我躺在麦秸包里开始不安分，两只小脚丫不停地翘起来又放下。小老鼠被我的动作弄得晕头转向，慢慢靠近我的脚丫。也许它闻到了我脚丫上奶酪般的香味，张开小嘴咬了一口。

这一口下去，我瞬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疼痛，开始嚎哭不止。母亲终于回来了，她说在浇第二沟玉米时，心里突然疼了一下，胃里也不舒服，这或许就是“母子连心”吧。

道来：“有龙舟的历史渊源、习俗，还有关于龙舟的诗词赏析等。还有些冷知识，比如龙舟赛中‘起龙船’是什么意思？我随便蒙了一个答案，居然蒙对了。”“这可不是蒙的。”我纠正道，“去年端午节前，我们去江边跑步时，不是看到几位年轻人正将龙舟从淤泥中挖出来，洗干净，还举行了祭拜仪式吗？你当时还好奇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后来你在龙舟屋的墙壁上找了到答案，还念了两遍给我听呢。”

夜深人静，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从门缝里看到女儿房间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推开门，想叫她早点睡。女儿还在看书，床头堆着《作文大全》、《优秀作文选》、《中国神话传说》等书籍，还有莫言的《不被大风吹倒》、丁立梅的《不完才是人生》、蔡崇达的《皮囊》……我随手翻看女儿放在书桌上的作文本，那篇题为《爱的摇篮》的作文映入我眼帘。我读着读着，眼眶湿润了。“小小的我，被爱包围着，让我在蹒跚学步的岁月里，从未磕伤过膝盖。”如此细腻、生动的文字，哪里是“瞎写”的？

女儿成长的画面一帧一帧从我脑海中闪过。三岁时的她蹲在图书馆一角津津有味地读着绘本，四岁时在博物馆里盯着标本出神，五岁下田插秧、割稻谷体验农耕生活，六岁时和我们一起翻越大雪山为高原的孩子送去温暖，七岁时走街串巷卖报纸锻炼自己的勇气和胆量……原来，那些“蒙对”的答案、“瞎写”的文章，早就藏在她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经历过的事中，在她成长的岁月里一点一滴地沉淀、积累下来。

雨点敲打着玻璃，春雷滚滚而来。我突然明白：教育就像我们在春天播下一颗种子，渴望它开出绚丽的花朵。为此，我们必然要给予它阳光、雨露和养分，精心地施肥、浇水、除草。相信我们付出的每一份努力，终会沉淀为破土而出的力量，绽放出美丽的花朵。



魏利娟

我钟爱看云。

那些在苍穹中游走的云朵，是天地间最动人的诗篇。它们轻盈舒展，形态万千，如同梦幻般召唤着每一个仰望者的心绪，让人不禁沉醉其中。

童年时，母亲下地劳作，总会将我带在身边。田野里有翩跹的蝴蝶，有鸣叫的蟋蟀，有缤纷的野花，但最让我着迷的，还是那飘浮的白云。母亲弯着腰，专注地耕耘，而我则躺在田埂上，与天空对话。那些游走的云朵，在碧蓝的天幕上描绘出无数奇妙的画面——时而如奔腾的骏马，时而似威严的巨龙，时而竟幻化出一张慈祥的老人面庞，皱纹清晰，笑意盈盈。我沉浸在这片云的海洋中，编织着天马行空的故事，时而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母亲听见了，抬头望向天空，脸上带着温柔的疑惑，轻轻摇头，继续手中的活计。她或许不曾想到，在那片蓝天白云间，我已跨越了万水千山。

故乡的云，或淡或浓，或轻盈或厚重。夏日午后，常有积雨云如巍峨的白色山峰，庄严地矗立在天空。一场骤雨过后，云朵变得轻灵，如薄纱般笼罩在远山之巅，仿佛天地间的一幅水墨画，静谧而悠远。

到了初中，我与好友每日骑着自行车往返于家校之间。那段五六里的路途，单调而漫长。我们便抬头望云，一边骑行，一边玩起了“云的故事”。一人指着天上的云朵开始讲述，另一人接着编织。单调的路途因此变得生动，我们的想象力在云端自由翱翔。有时，我们甚至忘记了路的遥远，只记得那些随风飘散的故事和欢笑。

“你看那朵云，像不像一只展翅的雄鹰？”

“不，那分明是一条跃出水面的鱼！”

“哎呀，它变了，现在像一顶帽子了！”

云总是在提醒我们，世间万物没有永恒不变的形态，唯有变化才是永恒。也许正因如此，那些伟大的诗人才会被云所吸引，在诗篇中赋予它们生命与灵魂。我不会写关于白云的诗，只会用心灵去读云的诗。每一朵云都是一首诗，无需韵律，无需对仗，只要自然流淌，便已足够动人。

岁月流逝，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逐渐被现实取代，但我依然保持着仰望白云的习惯。只是不再编织故事，而是让思绪随云飘散。工作之余，我会站在窗前，或是散步途中，抬头看云。在这片刻的凝望中，心灵获得了宁静。眼睛看着云，心也跟着轻盈起来。城市生活的喧嚣，工作的压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有人说，看山是一种境界，看水是一种心情，我想，看云或许是一种返璞归真。城市里的人们常常行色匆匆，很少有人会停下脚步，抬头看看天上的云。他们错过了多少美好啊。

看云，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只要抬头，只要片刻的停留，就足够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愿我们都能偶尔停下脚步，抬头看云，让心灵回归到最初的澄澈与宁静。云卷云舒间，或许能找回那个曾经仰望天空、满怀梦想的自己。

公益广告



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